

梧轩随笔

艺事微语

# 白谦慎与《云庐感旧集》

朱万章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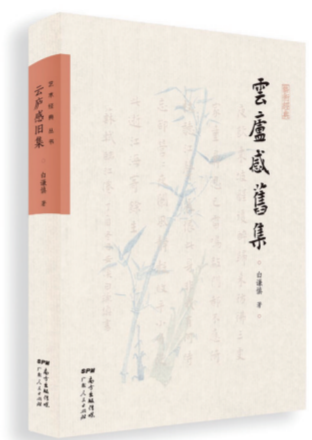
认识白谦慎先生差不多有十多年了。依稀记得在2007年8月,由苏州的华人德、王伟林等策划的明清书法史论研讨会在张家港市举行。除了在会场聆听白先生的点评外,在会议组织的参观考察中,我们偶尔有过一些闲聊,相互谈起近期研究或关注的学术话题,同时与华人德、曹宝麟、黄惇一起合影。回到广州后,我将拍摄的照片冲洗了五份,准备下次见面时一一奉上。在此之后,先后与华、曹、黄等数人有过研讨会上的再遇,印象中照片均已奉达,唯独因与白先生远隔重洋,睽违良久,照片一直存放于书橱。后来因工作需要,我北上供职,寓居北京。有一次竟在中国美术馆门口与其邂逅,寒暄了几句便匆匆告别,一晃十多年便已过去,白云苍狗,不胜唏嘘。事也凑巧,恰好在此时收到了广州李怀宇兄寄来的白先生新著《云庐感旧集》,便以极快的速度拜读了全书,掩卷之后很有一种为文的冲动。

白先生梓行的书并不多,但几乎每一本我都精读一遍。最早读的一本书是《与古为徒和娟娟发屋》,读了此书后,我到美国访问时,特地去了波士顿美术馆,在中国艺术史学者白玲安的引领下拜观了吴昌硕的“与古为徒”匾额,并且从此对路边随处可见的书法墨迹都会多看一眼;《吴大澂和他的拓工》几

乎是拿到书之后的当天便看完,读起来酣畅淋漓;《傅山的世界》和《白谦慎书法论文选》读的时间最久,需要静下心来慢慢品味。如果说以上诸书都是给人以学术滋养与启发的话,《云庐感旧集》则完全另辟蹊径,建构了一个以白先生为交游中心的学术谱系。白先生治学之严谨笃实,木业之专攻,在同辈学人中,堪称翘楚。但很少有人知道,白先生还是一个讲故事的高手。在《云庐感旧集》中,他讲起因傅山的《哭子诗卷》而与陈启德、萧铁、金元章结下翰墨因缘,讲到亲承王弘之、邓显威、章汝爽、赵宝煦等人教泽,讲到八北大山的隔代知己王方宇,讲到张充和送其进耶鲁大学,讲到和汪世清一起去北京图书馆善本书部查书,讲到美国书画收藏家翁万戈先生的人文情怀,讲到和同辈学人曹宝麟、华人德、潘良楨、乐心龙、周永健等人的君子之交。最感亲切的是,书中提及的不少名家着籍,有不少与笔者有过直接和间接的交流与互动,因而读起来,感觉很多故事就发生在身边。书中提及的曹宝麟、华人德等师长,自不待言,多次在研讨会或其他学术交流活动中有交集,而翁万戈先生,则是于2009年在中华世纪坛博物馆举行“传承与守望——翁同龢家藏书画珍品展”,我受邀参与其事,当时有过一面之缘。翁先生虽然已届耄耋之年,但其矍铄的神采,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。和汪世清先生,虽然没有直接交流,可因我一直关注清末民初这段历史,故其著述一直成为我案头常备的读物,尤其自1993年7月起,我应香港《大公报·艺林》版主事马国权和关光先先生的约,

开启了近十年的专栏写作,所涉及的内容都与明清书画相关。每次收到剪报,几乎都会看到同期刊出的汪先生关于艺苑疑年考订的文章,我也就荣幸地成为汪先生这批文章最早的读者。这些文章,后来集结,先后在大陆和台湾付之印刷,为《艺苑疑年从谈》和《艺苑疑年从谈(增补版)》。2012年9月,在澳门艺术博物馆参加“云林宗脉:新安画派学术研讨会”时,意外获得安徽鲍义来先生赠予《汪世清书简》,捧读之余,与白先生深有同感:“很多信件几乎都是篇幅不一的论文,有很高的学术价值。”遗憾的是,这本容纳969通信札67万言的文献集,至今也只是内部发行,流播不广,很多学者因而也就无法从中获益。白先生文章中讲到和汪世清先生在图书馆查阅善本书的经历,包括按书籍的珍贵程度收费、只能用铅笔抄录、须提交相关单位证明等,我也曾有过相似的际遇,或许这将成为一代人共同的文化记忆。白先生的文章娓娓道来,有温度,有胸襟,从中可看到一个鲜活的身影。书中所谈到的都是和书法、学术相关的学人,在他们身上,我看到了一代学人的品质。这些品质,在今天的学术界,似乎有些陌生了,离我们渐行渐远,有很多人,我们只能仰望其背影。但诚如白先生在书中所述:“清初大儒阎若璩曾说,有顾炎武和傅山这些前辈,激励着后生小子发愤努力。”我想,正是因为有白先生和书中各位学人的存在,才同样激励着后学如吾辈者发愤努力。值得一提的是,在阅读本书时,笔者所撰写的与当下学人交游的《尺素清

芬:近世画苑尺牍考》即将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付梓,执事者希望能找一位学人题写书名。我不假思索便想到了白先生,并即时向其发去了微信。微信发出后数小时,仍无回音,我突然感觉很是唐突,内心忐忑不安。没想到,在夜晚收到了热情的回复,说此时正在美国,因时差关系迟复为歉云云,并询问我是题写横幅还是竖式,我说无妨,看您方便就好。待第二天一早打开手机,便收到了白先生儒雅而元气淋漓的题词,真是有如获至宝之感。白先生在书中多次提及多位学界前辈对后学的嘉勉与鼓励。在白先生身上,这种可贵的品质得到了传承与延续。(作者系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馆员)



《云庐感旧集》白谦慎著 广东人民出版社 2017年12月版

# 不求工而愈工

朱天曙

苏东坡论书云“精能之至,反造疏淡”,董其昌云“熟后求生”,刘熙载云“由工求不工”,皆强调技艺,亦消解技艺。书家在技法中达到“无意”“天然”之自由境界。技法是普遍公认实践形态,“精能”“熟”而后积淀成己之“血肉”;“疏淡”和“生”,则指书家之新创造,既非重复,更非退步。

“巧”相对“拙”,“雕饰”“取巧”之意,亦指“灵巧”“精熟”;“拙”为天然、率真,亦是“疏淡”“生”“不工”之延伸。黄山谷云其书法“拙多于巧”,傅山“四宁四毋”说将巧和拙引向极端,其论原本是针对时人风靡崇尚流美之趣、董书风而言。傅山倡写汉碑,感受民间碑刻之美,激励创造,值得推崇。然民间书手和刻工率意而成,过分夸张溢美,并非高级也。

古人视“逸品”为书之最高境界。“逸品”最早出自《梁书·武帝纪》中,称“棋登逸品”,在书论中,唐代李嗣真《书后品》提出“神、张、羲、献,超然逸品”。“逸品”格调更在“神品”之上,重天真烂漫,所谓“无籍因循”,超逸优越,无意取态。“逸品”将“无意”所获艺术效果具体化为艺术品格和审美典型。今人强调视觉冲击力,剑拔弩张、用笔趋同、奇而不安,应多点逸致与雅趣。

邝上竹斋先生印章致力两汉甚深,以秀逸浑朴、清刚静穆胜。于篆法,曾取赵抃、黄牧甫之姿,尤得汉全文及大篆文字中错落参差、开合变化之趣;于刀法,多得于让翁,善用冲刀,轻浅取势,潇洒挺劲,灵活多变;于章法,则多摄拗聚散之秘,白之

红处、红之白处皆留字内,于严整中见疏密。其朱文取智,白文取巧,皆圆融而有生气,意态从容,有精利娟媚之致。

“新旧”,两端对立而统一,中国书画既无完全之新,也无完全之旧。“周虽旧邦,其命维新”,旧中开新,新中寓旧,此复古为今,借古开新也。

文字书写精彩玄妙,可为“翰墨”,唐人张怀瓘论之多矣。《书断》云:“文章为之用,必假乎书。书之为征,期合乎道。故能发挥文者,莫近于书。”《文论序》云:“阐典坟之大猷,成国家之盛业者,莫近乎书。其后能者,加以玄妙,故有翰墨之道生焉。”

东魏武定元年《崔景邕墓志》书刻俱佳,刻工精巧,线条圆润,信守粘来,颇有情趣。结体疏朗有致,空灵大度,笔画清爽劲健,似不经意,字里行间带有浑穆的隶书笔意,充满浪漫趣味。

欧阳修云:“逸笔余兴,淋漓挥洒,或妍或丑,百态横生,披发见目,烂然在目,使人骤见惊觉,徐而视之,其意态愈无穷尽。”得此者,不求工而愈工,极尽翰墨之妙。

“九九归一”与“从一写十”皆通于书画。前者从繁处得简,对自然、人物、点画、笔墨、图式、主题概括与提炼,多从临古中得;后者从简处得繁,对一物、一人、一树、一枝、一线、一点演绎与发挥,多从生活中得。两者相合,简处更简,密处更密,得对立统一也。

# 大理访梅记

朔雪

久闻南国有奇梅,没想到云南尤佳。2019新年伊始,与北京画馆的周总、端阳师姐一起陪刘曦林老师去云南访梅。凌晨4时从家里出发,6点从北京起飞,至7时喜见红日跃出。飞机穿云渡雾,空中俯瞰澜沧江,两岸山势险峻陡峭,红土层梯,碧波如练,洱海若镜,第一印象这是一片神奇的热土。午前至大理,于洱海之滨小憩,只见蓝天、白云、碧海相映,刺桐、玉兰、山茶竞放,更有几株刚开的粉梅挺立在洱海之畔,阵阵清香扑鼻,恍若身置仙境。初与梅见,便已欣喜异常。当日宿永平,当地文联及美协友人物叙古梅奇姿,历代百姓、文人、僧众保护古梅之事迹,令人向往慨叹不已。

次日驱车去花桥镇,真是博南古道行路难……历史上这条小路没有分叉,一直往西南方向通往缅甸和印度,往西北通往西藏和新疆,直接联系中亚和南亚,是西南丝绸之路的一个重要通道。从前走马帮的石子路,现在越野车在上面快跑起来了。路宽不过3米,遇到对面来车,就是考验车技和修车的时候了。基本不用语言,谁占据有利地势谁先撤退,让路会车。这使得在北方看惯了堵车的我大为惊奇,由此亦可见当地民风之淳朴善良。

一路颠簸终于来到古梅树下。老梅正值花期,蓝天下宛如一团粉云,老干却若虎踞龙盘,览之惊叹不已!这棵古梅又称元梅,树高9.8米,胸径70.7厘米,基径71.9厘米;生长于西南丝绸之路“博南古道”旁的博南古县治所在地花桥村的普照寺里,现今寺庙已改建为博南古道博物馆。据相关资料记载,这棵梅树大概已有800年树龄,栽种于元朝,故曰元梅。元梅树龄虽然800岁,却风姿绰约正值当年。一树梅花盛开,满树梅子醉人。据说每年这棵梅树还要挂果500斤,梅子个大皮薄,酸甜爽脆。每年收获季,村民都把它采摘下来,泡成梅子酒以饗贵宾。

刘曦林先生已经77岁,却返老还童般地充满活力,不远几千里,终于来到老梅树下,激动得无以言表。他绕树三圈仔细观察后,看到一把锄头,急忙拿来亲自为老树松土,对这八百岁的老树以示敬意。刘先生说,他已几10年不摸锄头了。过一会,唐建老师带着学生来了,他知此梅最早,已连续10年来花桥写生,真可谓梅痴。74岁的即森老师姗姗来迟,为表达内心对老梅树之崇敬,恭行三叩九拜之大礼,观者无不为之动容。继之,即先生铺开宣纸,开始了五张六尺宣连接起



刘曦林写生花桥元梅全图

来的巨幅画卷。次日,我们获知他为长卷准备的长跋,跋中有句曰:“戊戌岁尾余终于大理永平元梅树下,三叩九拜,以示古树会意有三:一为余曾遍访家山,写真搜集,亦数次途经此地,竟不知宝地存立此天赐珍木,实羞愧难言,跪请宽罪;二即感恩历八百载烟云,幸得仁善之士,怀与古梅同坚倔不折神魂,有心加持护爱,终致古梅未曾被俗暴所毁,此乃永平之福,家山之幸,国之存魂;三请天下欢喜之人,尤中国花鸟

画研习者,相告约,拜观仰止于永平元梅之下,亦仁善济德,贡献尽己所能,诚心加护,以图得后世子孙永享三生不悔之福……”

刘曦林先生已是喜寿之年,每日从城里一路颠簸早来到梅树下,老人家的勤奋深深感染了青年学子。一日出发前在酒店遇到了唐建老师和弟子。唐老师对刘先生说,老先生这么大学了还不辞劳苦早去写生,他和他的学生们深为感佩,要向老先生学习,不睡

懒觉了,也要赶早去画画。而刘曦林先生却夸南艺的刘元堂老师总是第一个到,因为他已经和元梅同村而下榻。

最令人深思回味的是老先生们对元梅魂魄精神的理解与把握。即先生施浓墨枯笔,是为了体现梅树之壮美国魂。在刘先生眼中,元梅老于兼具龙虎之姿,而枝条如梳宛若春柳,故而并呈壮美与妩媚之美。他一边画一边讲树枝的结构规律和笔墨气韵的关系,同时讲乃师于希宁老先生视梅魂为国魂、之魂、之魂“三魂”的理念,讲“梅妻鹤子”的典故,讲陆游的“一树梅花一放翁”的诗句,尤其是王阳明在《传习录》中的那段话:先生游南澳,一友指岩中花树问曰:天下无心外之物,如此花树在深山中自开自落,于我心亦何相关?先生曰:你未看此花时,此花与你心同归于寂;你来看此花时,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,便知此花不在你的心外。这真是一堂师古人、师造化、师心的写生课。

云南有大美,而乡村却依然处在脱贫过程中,但花桥人却想方设法让我们尝到“美食”。中午在村委会吃大锅饭,周总说吃了花桥村的饭,五星级酒店也不换!大块的腊肉、大盆的土鸡炖洋芋、大碗的水煮苦菜……吃了三天不重

样,顿顿香得很!人均20元,良心价。画到第三天,造花桥逢集,我们也去凑热闹,还买了许多乡间陶制小壶,从每只1元买到每只3元。大家说应该让花桥人赚点钱,以表达对元梅保护者的报答。

永平县的美协领导不辞劳苦,亲自开车带我们寻梅,在大山与河谷间一路颠簸,在乡间小道上蜿蜒盘旋,在奔腾的澜沧江岸迂回腾移……车里播放着音乐,第一首是古琴曲,音乐拨动人的内心和灵魂。越野车在充满原始气息的山林间跳跃,人的心灵仿佛飘移在车窗外,面对自然与个体,我们通过乐曲与古人交汇。车至澜沧江畔,音响里又播放贝多芬的一首交响曲,雄壮、浑厚、充满征服的激情与豪迈,车窗外层峦叠嶂,此起彼伏,澜沧江浩浩荡荡……这无意中播放的两首经典曲目,一中一洋、一静一动,却又那样转换得自然和谐,内心不禁感到讶异与惊奇。就像我们描绘的这三棵老梅树,或壮美有铮铮铁骨,或潇洒若翩翩君子,或抑扬似《梅花三弄》。它们千百年来静静地伫立在西南边陲的村庄里,从农耕文化走到现代文明,从肩扛背驮到不吃草的铁牛、铁驴、铁马,千年历史就这样神奇地融合了。

# 奇石苍茫自写看

——吴昌硕的“石缘”

范一直

“富贵神仙浑不羨,自高唯有石先生。”吴昌硕之名含“石”,一生与石有不解之缘。青少年时为避太平天国战乱,他在鄞吴村附近的石坞巷差点饿死,幸亏当地人接济才存活。为纪念这段刻骨铭心的经历,后取字“苍石”。他还用过“仓石、昌石、苍硕、仓硕”等名字,皆从“苍石”演变而来。缶翁习艺始于篆刻,且毕生篆刻不懈,曾刻“终日弄石”一印。晚年自述:“予少好篆刻,自少及老,于印不一日离。”和石头打了一辈子交道。在书法上,缶翁对《石鼓文》用力最勤,心得最深。

“老缶之画,贵在金石之气。”这是艺术史上对吴昌硕的定评,说的是缶翁的大写意绘画多得金石篆刻之功。在

绘画题材上,他偏爱石头而极少画鸟,尺幅稍大的花鸟画里,几乎都有石头,这与“直从书法演画法”有关。

缶翁以书法入画,风格雄强,而奇石最能演绎其审美取向。他描摹各种矿物时,常配以造型奇特、风格古朴的顽石,取其突兀峥嵘的体态,使画面气势磅礴。他喜欢画体量大的石头,有意让石和藤本植物相映衬。石之简明厚重与藤之繁茂轻灵,形成互补,寻求动静、疏密、轻重、块线之间的对立统一,极尽变化呼应之能事,画面有“濡毫作石点首,倚石写花花翻空”的妙趣和神韵。

画家虽然很少画单一的石头,但无论是花鸟还是山水,石是中国画的一大

传统题材。《芥子园画谱》“山石谱”中第一节就是“石法”。有论者称吴昌硕是“近代画石之集大成者”。苏东坡说“园无石不秀,斋无石不雅”,而缶翁是“画无石不雄”。他画石不像郑板桥那样,喜清瘦嶙峋之貌,而多肥厚浑朴甚至丑怪之状,但雄浑之气沛然,自抒郁勃之胸臆也。

吴昌硕说:“红梅、水仙、石头,吾谓三友。静中相对,无机械心,形迹两忘,超然尘垢之外。世有如此嘉宾,焉得不揖之上座?”缶翁为人处世也“无机械心”。同乡朱正初评价“芜园”时期的吴昌硕:“寡言语,安简默,取与不苟,长与歌咏而金石文字之艺最精,殆芜末而不芜其本,芜其外而不芜其中矣。”他在艺术追求上坚韧执着,在个性风格上厚重浑朴,在待人接物上诚恳厚道,多与石之品性吻合。其朋友圈不乏“石友”,如交往甚密的“虞山二石”——喜欢收藏石砚的沈石友和擅长刻石的赵石友。

吴昌硕题《老梅怪石》:“梅根入石,

枝干坚瘦,石得梅而益奇,梅得石而愈清,两相藉也。”石之刚劲、坚定、沉雄、厚重,经得起风雨,耐得住寂寞的品性,与其人格境界不乏相通之处。他说:“画牡丹易俗,水仙易琐碎,惟佐以石可免二病。石不在玲珑在奇古。古人笑曰:‘此仓石先生自写照也。’”他说自己“信石不信金”,有时自称“石人子、石敢当、石尊者”。

比吴昌硕年长的沪上画家胡公寿,曾画有《苍石图》赠吴昌硕,题款:“瞻彼苍石,风骨嵒嵌。纵笔减笔,大痴云林。顾然其形,介然其骨。”他眼里的吴昌硕虽貌不惊人,却有顽石般的风骨。沙孟海曾书清人谭复堂《题缶庐集》句:“便从月小山高处,想见嵌岩历落人。”赠安吉县吴昌硕纪念馆。“嵌岩历落”,石之谓也。

郑板桥说:“所谓一块元气结而成石矣。”石之形貌可谓吴昌硕自身精神气质的直观写照。对石的喜爱几乎让吴昌硕把石当作自画像那样来画,画中之石呈现人格化,“奇石苍茫自写看”是也。



萧斋清供(菊花石榴)(国画) 吴昌硕 中国美术馆藏